

「知人善任」者讚

文 / 孫俊平

一位鮮為人知的棗陽人，居然是大清朝棗陽唯一的一位封疆大吏，獲賜封一品光祿大夫，在晚清官場上與名臣曾國藩、沈葆楨、左宗棠、李鴻章均有親密接觸或諸多交集——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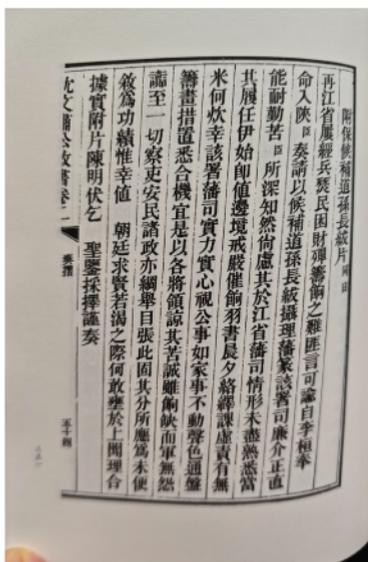
先從沈葆楨舉薦孫長絨說起吧。

筆者最近在《沈文肅公政書》中查得一道有關孫長絨的奏折：

此為同治二年七月二十日沈葆楨向朝廷舉薦孫長絨的奏片。

同年二月江西省藩司李桓奉命入陝，江省藩司空缺，原本候選人有三位，另兩位是兩淮鹽運司喬松年和前饒州府知府鄧廷枏，沈葆楨卻選擇了試用道孫長絨署理藩司一職。我想原因就藏在上面的奏片內容中。

在「江省屢經兵燹，民困財殫，籌餉之難，匪言可論」之情形下布政使李桓奉命入陝，這位沈撫臣便「奏請以候補道孫長絨攝理藩篆」，因該司已從京城赴江一年多時間了，其「廉介正直，能耐勤苦」的優秀個性奏者已「深知」，但還是「慮及於江省藩司，情形尚未熟悉」，尙有待考查。但「當其履任伊始，及至邊境戒嚴，催餉羽書晨夕



絡繹」，此時真可謂是受命於危難之時。自古曰：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軍無糧草怎麼得了？然「幸該署司實心實力，視公事如家事，不動聲色，通盤籌劃，措置悉合機宜。」這些盡心盡力的表現將士們也都看在眼裡，紛紛「諒其苦誠，雖餉缺而軍無怨言」。要知道軍隊缺餉是一大忌，輕者影響士氣，重者引起嘩變。這位操辦者不僅在籌餉方面表現如此優秀，雖仍有缺口卻有效地穩定了軍心。不僅如此，乃「至一切察吏安民諸政，亦綱舉目張」。這樣一位德才兼備能耐超群得心應手受人愛戴之精英，不留此任，舍斯求誰？故上奏者在朝廷「求賢若渴之際」，唯才是舉，「何敢壅於上聞」？

次月，孫長絨便獲「薇垣之喜」，此乃是時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復孫長絨信》中之祝賀辭。長絨從此戴上了藩台的頭銜。這樣孫藩台更加穩定了與沈巡撫、曾總督四五年的時間裡十分契合的上下級關係，並且在沈公病假及母喪期間兩度署理撫篆，成爲封疆大吏。

這便是《襄陽府志》所載「曾文正公暨沈文肅公葆楨咸推轂屬以要事」的要事；這便是《清朝官員履歷檔案全編》所敘「同治元年七月署理江西鹽法道，二年二月署江西布政使八月上奏補授江西布政使旋護理江西巡撫篆務」的實情；這便是沈公「任人唯賢，唯才是舉」，將孫長絨從一候補四品小吏一下子推舉至封疆大吏之位的「知人善任」；這便是棗陽縣在大清朝誕生的唯一一位封疆大吏！「伯樂」啊！沈公也。

而這孫長絨也確是一匹「千里馬」，且是一匹負重的千里馬。要知道孫已於同治元年七月被曾國藩以署鹽法道收入其幕府，且於同年「九月受曾國藩札委常駐江西牙厘總局，專司月報，並會同劉於濤、李恒總管局務。同治二年八月遷布政使，十二

月委派總理江西牙厘總局兼江西總糧台」（《曾國藩用人鑑》）。

除此之外，上任伊始，即遇沈巡撫病假四個月，沈公毫不猶豫地「於二十日拜折後既將（巡撫）關防委員齎交孫長絨接受任事，以免貽誤」（《沈文肅公政書》）。將撫篆交於這位新手，且十分放心。此時長絨肩上擔子之重曾公深知，每每物色助手又無合適人選，故信中總鼓勵其「荅籌兼顧」，這簡直是一人將整個江西一肩挑啊，且從未喊累叫苦。

此期間，這個大清朝的魚米之鄉正處在「粵逆分擾江西，所在糜爛」之時，由於孫長絨接任後的「察吏整軍，不焚而理」（《府志》），「至一切察吏安民諸政，亦綱舉目張」之得力操作後江省形勢大為改觀。期間這「安民諸政」自然是少不了戰後重建恢復生產，方可圓滿地完成集糧籌餉的艱鉅任務，同時也使江省獲得了短暫的同治中興。從而孫長絨便於「三年十月兩江總督曾國藩於續保克復金陵籌餉人員案內奉旨賞戴花翎」（《官員履歷檔案全編》），即「賞頭品頂戴，封太子少保」（《府志》）。這也是孫長絨仕途的巔峰時期。故自古官場只有「知人善任」方可使軍政要務「綱舉目張」「不焚而理」；人才也只有遇到「知人善任」者唯才是舉才會人盡其才大展宏圖。

沈葆楨何嘗不是被人「知人善任」推薦上重要職位的？那是他還是廣信知府時，曾攜夫人林普晴七戰七捷挫敗敵人，擊潰太平軍堅守住了廣信城，一戰成名；後又固守城池逼退了「翼王」石達開。曾國藩慧眼識金，知人善任，斷言未來「其功業不輸其舅（林則徐）」。隨向朝廷極力舉薦擔任江西巡撫，奏章中稱其「器識才略實堪大用」。這可是連升四級，連《清史稿》中也稱之為「超擢」，官場少有！

除此之外還有左宗棠也是被「知人善任」者舉薦上位的，當初擔任浙江巡撫之職便是曾國藩舉薦的，此後功業顯赫。在左宗棠任閩浙總督辦福州船政局時，大辦船政，建船廠，建水師，固海疆大有成效之時，又奉旨去穩固大西北，對接任者的選擇尤為認真，因其深知：若用錯了人，取得的成果將毀於一旦。於是左宗棠「知人善任」，相中了沈葆楨。

此時沈葆楨正處在從江西巡撫任上開缺回籍丁憂之時，不願出山為官。這個官二代向來「視官位如敝屣」，在江省吃緊時，孫長絨曾幾次上奏請其回任皆被拒。朝廷無奈，只得從廣西調來劉坤一補之。

左宗棠一邊極力上奏朝廷，一邊「三顧茅廬」，三次到家面請。終於打動了沈葆楨出山接任此職。事實證明沈葆楨在此任上完成了辦船政，建船廠，辦學堂，通商南洋，擴充水師，保台灣，固海防等一系列驚天政績！這真又是一個「知人善任」的成功案例！

再說左宗棠，自古至今無人不尊，無人不敬！那抬棺西征，收復新疆的豪邁氣概真乃驚天地，泣鬼神！若沒有左公，中國的版圖將缺一大塊，這與極力反對西征且連連簽定喪權辱國條約的李鴻章恰好構成鮮明的反差。

這左宗棠是靠戰功上位的傳奇人物，年青時各種考試均屬優秀，二十歲便與兄長同科中舉，但考進士卻遭遇不順，屢考不中，飽嘗低學歷入仕之艱難，曾先後擔任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的幕僚，終於憑藉卓越的軍事才能才「進編」成為官員。又是曾國藩識才收入其幕府並舉薦擔任了浙江巡撫。曾國藩不僅是左宗棠，也是沈葆楨，李鴻章，孫長絨等的伯樂。

這些國之棟樑們，在自己被舉薦上任後也任人唯賢地舉薦別人。就連孫長絨這位「小人物」還上奏舉薦過左宗棠。

請看下面兩則資料，上則選自《左宗棠全傳》，下則取自《郭嵩燾日記》，在這裡郭還與孫爭功，稱自己舉薦在先。但事實是雖上奏在先，但聖上未採納，孫長絨的奏折，恰好皇上應允了。



左宗棠全傳

春軍由东门，三方合力猛攻。康王汪海洋见战事紧急，率众自西门向平远撤退。9月29日，清军攻克镇平。黄少春等又分路追击，天将廖丰有等率4000余人投降。

这时，前江西巡抚孙长绒上奏清廷，请求特派重臣进驻粤境，节制闽、粤、赣三省军队，合力铲除太平军余部。10月2日，清廷发布谕旨，指出汪海洋军一日不除，则粤境一日不得安宁，江闽边防迄无了期。自应合三省兵力围逼夹攻，以迅图歼灭。但是，现在调集的主客各军，营数既多，职分又各不相下，而且该将领进止机宜，还须等各该省督抚指挥调度，这样一来，势必迁延观望，坐失良机。因而，命左宗棠督率高连升等军驰赴粤境，调遣三省之军，相机合力攻剿。所有江西、广东援剿各军，均归左宗棠节制调度。

此段的大意是：「這時，前江西巡撫孫長絨上奏朝廷，請求特派重臣進駐粵境，節制閩、粵、贛三省軍隊，合力鏟除太平軍餘部。10月2日，清廷發布諭旨，指出汪海洋部一日不除，則粵境一日不得安寧，江閩邊防迄無了期。自應合三省兵力圍逼夾攻，以迅圖殲滅。……因而命左宗棠督率高連升等軍馳赴粵境，調遣三省之軍，相機合力攻剿，所有江西、廣東援剿各軍，均歸左宗棠節制調度。」

比一来，闽军想歼灭太平军余部，就得越境追剿、进兵广东。

对此，正与署两广总督瑞麟关系不和的郭嵩焘，一开始是欢迎的。而且，正是郭嵩焘，最早奏请左宗棠入粤节制三省兵马。

因此，对于朝廷让左宗棠入粤节制三省兵马的谕旨，郭嵩焘是十分高兴的。八月三十日接到此谕旨当天，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孙小山此奏，与鄙人八月初一日所奏同意，亦如前奏恽次山一件，均落第二义矣。^①

孙小山，即前江西巡抚孙长绂。正是他的奏请，朝廷下旨令左宗棠赴粤督剿汪海洋部，并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兵马。郭嵩焘说孙长绂的奏请比他的晚，这并非虚言。更早前的六、七月份，郭嵩焘就有请左宗棠督师的想法，“七月廿九日，司道来见，以东江军务非粤军所能了，予前议请左帅督办，故相不谓然。”^②

尽管广东官员不同意，但八月初一日，郭嵩焘上折奏请辞去署理广东巡抚

此段大意是：「因此，對於朝廷讓左宗棠入粵節制三省兵馬的諭旨，郭嵩焘是十分高興的，八月三十日接到此諭旨當天，郭嵩焘在日記中寫到，孫小山此奏，與鄙人八月初一日所奏同意，亦如前奏恽次山一樣，均落第二義矣。」

孫小山，即前江西巡撫孫長絨，正是他的奏請，朝廷下旨左宗棠赴粵。督剿汪海洋部並節制福建、江西、廣東三省兵馬。郭嵩焘說孫長絨的上奏比他的晚，這並非虛言……」

這兩則「碎片」資料確認一件事實：上則言10月2日從北京發出諭旨，那應還是農曆的八月下旬。下則言郭嵩焘在廣東八月三十日接到諭旨，時間應該是吻合的。因此，左宗棠入粵節制閩、粵、贛三省兵力追剿汪海洋確屬孫長絨所奏無疑。

此後左宗棠便擔任閩浙總督並設立福州船政局之大任，開

啓後半生叱吒風雲，大展宏圖的抱負。由此看來，孫長絨之前倒又成了「知人善任」舉薦左宗棠的推手！只可惜這只能是旁證，假如能找到孫長絨的《潤心堂集》，其中定可找到這篇奏折。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棗陽人與曾國藩、沈葆楨爲師之後又與一位歷史名人的交集。

這位左公，不僅後來保住了西北一大片疆土，還在這片土地上開創了固沙保土的先河，這就是至今仍在被人們稱頌的「左公柳」。詩人楊昌濬詩《左公柳》：「大將守邊尙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裡，引得春風度玉關」。眼下已過去一百五十多年了，當年的「左公柳」已日漸減少，但她們的兒孫一定遍佈甘新，遍佈古絲綢之路，遍佈今一帶一路。「左公柳」雖然漸少，但左公與「左公柳」之精神將永垂不朽！

應該說，寫此文筆者是有一點私心的。這些年，筆者一直在爲「鮮爲人知的棗陽人」、筆者的五世祖孫長絨查典搜籍，尋找蛛絲馬跡，寫點文字留存於世。因先祖英年早逝，存世的文字實在太少，筆者有心收集整理成書，但已入耄耋之年，且起步也晚，故只能將拾得的碎片拼湊成文，上文中發現的先祖推薦左宗棠的信息碎片又怎能輕易放過？故特撰此文以饗讀者。

綜上所述，晚清時期，正是這些受國人尊重的名臣們以「知人善任」之責，「任人唯賢」之舉，向朝廷舉薦人才，才達到「人盡其才」之效果。如曾國藩舉薦了沈葆楨、左宗棠、李鴻章、孫長絨……沈葆楨舉薦了孫長絨，孫長絨舉薦了左宗棠，後左宗棠又舉薦沈葆楨……這些名臣都有共同優點，正是沈葆楨奏折中所述：「廉介正直，能耐勤苦」、「實心實力，視公事如家事」，不計個人得失的優良品質，在各自的崗位上發揮

了卓越的貢獻，平亂維穩，保疆護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這些忠臣廉吏重臣要員的「知人善任」之舉，在清末的官場上形成一股清流，一定程度上形成良性循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從而才延緩了大清朝的覆滅。同時還湧現出左宗棠、沈葆楨、趙爾豐等護土保疆的將士，有效地保住了大中華的大西北、大西南、台灣寶島還有東北等固有的疆土。

嗟夫，自古至今，官場薦人之道，皆有任人唯賢、任人唯親、任人唯錢之分，而為官者則有忠與奸，清與濁，廉與貪之別。大抵「知人善任」者必是「任人唯賢」，賢者為官則忠則清則廉，受人尊重，流芳千古；而「唯親唯錢」舉薦之官，必奸必濁必貪，令人唾棄，遺臭萬年。